



南郭先生文集

二編  
六至

大  
一

服部文庫  
イ 17  
2019  
9





117  
2019  
9



南郭先生文集二編卷之六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東都

源君嶽

輯

序

送矢子復序

士君子所學則先王之道布在方策者昭昭焉苟知其本而由之今猶古也夫道匪他在治人而已欲正人者必先正己有為者固如是亦將有蒞之也孔子之徒雖之遭遇然德行文學固成其具乃其志也未



嘗不在於政故不從事於國即多爲邑宰蓋其所學  
製錦之用則不爲割雞之小讓其所效不則其道之  
大若無容然退而自樂畎畝之中有之然亦卷而懷  
之而已豈復一日忘仁以爲任哉後世末學一唯性  
與天道語之不休即子貢氏所不可聞一朝而具  
矣乃謂天下之事壹斷於理而止矣問之則曰治心  
而已問其功則曰理具我矣舉而錯之天下猶掌  
也豈以爲先王禮樂博而寡要乎然而既以攻己已  
愈福矣因以責人人愈急矣苛察繳繞近於名法不

使之爲治者幸也人皆曰儒者封己已硜硜然無益  
事甚乃至謂唯其儒書以爲國憂可以無學無學不  
害雖曰道之難明蓋自賤儒氏之過也夫先王之治  
雍容寬厚之風載籍所傳如是昭昭焉後儒乃飾吾  
說當之說之不可以當則不殆於夜蟲疑日乎甚哉  
先王之道之難明也非道之終難明也後儒亂之豈  
唯後儒秦漢已後無至治則郡縣亂之夫然後先王  
所以制治寓物者不可別已以今觀於古數聖人歷  
世所立孔子所大成乃欲專決於治心之獨乎則見



以爲學之無益於余非誣也。夫子復篤學好古所仕  
君食邑攝之溝枋則使子復爲之宰子復從余遊其  
將行也余乃謂曰方今國家依封建之制禮讓和  
樂幾乎三代之俗即所蒞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子既  
知古之道試可乃已子其勿使人謂學之無益於余  
則亦可使人知先王之道今猶古也。

金華稿刪序

凡文之難非吾言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莠言負口  
於吾乎何有有非吾所明而道聽膚受飾之以爲夸

具者也如是者非夫矣。凡文之難在飾吾意之所言  
乃能度古人之心當之執古御今文莫吾猶人也。徑  
省其辭則劔首一映無能應矣。汎濫博文則若衆  
無節之眊聒弗成矣。小者窈焉大者擻焉亦鮮能  
矣。子和每謂大丈夫磊磊落落不與草木同朽乃人  
所不能爲者而已能之蓋其志也。寧令子和當路於  
齊桓晉文之時乎。管晏孤趙可復許乎。將及孔子之  
門魯衛之政左提子路右挈子游閭閻乎洙泗之間  
乎。寧與范蔡蘓張喙時目如輝星舌如電光一縱一



橫恣其所說乎將起然高舉揖干木於西河從仲連  
於東海乎咸非其時苟非其時君子思不出其位設  
使能與數子攘臂爭鹿於中原彼擠之我角之乃揖  
謂我儂豈難哉然人不可見我不可言則猶有默焉  
與其不信也以今觀之太上姑置焉其次功已非其  
時其惟立言以通其志將曰人人比肩而能之則已  
然常人滔滔食粟而已已能為其不能為者千里而  
無一人乃子和退守斯文亦其鬱結孤憤之懷有所  
泄也何乃曰丈夫不為而姑舍其所好乎世已不能

為其不能為者則莠言亂之視猶其所為亦曰彼何  
為者哉事在易而求諸難否則羊質虎皮陽為夸具  
固亦盡客氣也則至其難毫不能舉也猶復以多言  
證以同自慰無意於自立終令難者難不為也是子  
和獨可為者爾子和為文莫不與古人爭其難者夫  
文之難匪獨今也斯集也乃人不能為者有矣亦使  
人疑子和者弗恤也姑且令世之君子觀采焉

壽富春山人六十序

富春山人今年六十矣京畿之間賀者可知也夫



魯之尊千駟之富至今人酌玉醴奉金觴稱壽高  
之上侍御在後賓從在前俯伏驩呼上下同聲禮具  
儀備赫奕盛哉然亦國於其國家於其家唯其臣子  
所樂只自賢君大夫外非威則富無得而稱己以余  
所聞初山人之遊奧也奧人事之唯謹而執觚者異  
於他日然奧易高未足盡山人也則山人亦以其醫  
遊不欲久任時時自言其汗漫颺去之意弟子益慕  
不舍私相謂曰噫安得有懷與安而今吾先生綏其  
福於此土然久於奧非夫子志也所謂雲中白鶴

非吾人所能羅難哉山人不得已戀戀厭其意乃十  
年遂西游云先是人或傳山人所著京畿之間則皆  
曰吾不得見此人與之遊哉會攝之池田人有驪山  
人於奧者適西歸乃為言山人將西於其邑池田近  
大阪北有京師其豪旦夕交通二都於是池田父老  
及二都搢紳諸豪長者莫不延頸欲爭迎之而池田  
人益市牛酒日夜掃館視具令人候伺有真人紫氣  
之望以故山人至則稅駕池田而後稍稍遊京畿之  
明二都賢豪愈益爭請至謂客為後我山人曰誰



集二補  
見我乃... 之... 羈於人... 一彼... 此何常之  
而尚猶往來過他日無久... 人爲也而博物文辭  
人益敬之思所以事之唯謹山人亦不得已隨主人  
所求各厭其意蓋於今年京畿之間翕然稱山人  
而執觚者異於他日云田子舒來請所以賀山人之  
狀余曰君家叔何以得此聲於京畿之間哉山人以  
一豈弟君子在奧如彼在京畿如此居邑屋所在見  
敬亦惟齒愈尊德愈劭名不虛立士不虛附夫卯之  
爲雞必待良雞覆伏之功京畿文學雖天性而得山

人益彬彬則是亦有大造于西也於今令人稱願吾  
先生懷安京畿而眉壽萬年綏介福於此土可知也  
則亦天爵之尊然也余匏係東都屢空如此無一介  
之敝器敢獻之爵者亦唯吾知山人久矣必且不事  
家人生產孺人固願裘褐之人志安苦節則彼玉醴  
金觴薰灼前後豈猶所欲哉謹囑之美君子無以爲  
實請叙京畿所以賀山人者賀之

北山遺稿序

根氏之子遺稿序

而悲其秀而不...



子園旦暮澆灌而必成石視之苗槁矣憾可  
也即為拾其遺序其人以傳焉愛才哉余又悲子園  
之心所謂伊人弱不好弄志學而冠則亦已夙成蓋  
才之不可以已也雖欲勿殤不亦可乎夫殤而欲勿  
殤固悲其勿殤而殤而已則能已儼然列之著作此  
子為不朽何必多為也仲李未沒也子園為余誦其  
所作一二余心已許之遂為子園序其稿死者有知  
亦知不以死倍吾心

重刻滄溟集序

于鱗氏所為而當時業已病其難入也命以鈎棘然  
則不亦幾乎樊紹述竒澁不可讀之比乎即讀焉亦  
不知其所謂日新富有之所由則見以為剽竊妒者  
齟齬之惰者藉以自安膚淺膚淺而視之于鱗氏業  
幾乎覆醬焉蓋元美輩一二稱於世云則亦為之禦  
侮間執眾口然後又有自託侯芭者稍乃推奉以謂  
附驥而為不可句自若也然是于鱗也無傷也夫豈  
不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之為利哉然其志也蓋猶  
思嗚然曰古之人之為人上者邀矣人變言移世



不古又何難焉夫。而不古。人而不古。我乃獨  
之。亦自使獨也。夫文難言哉。余睹于鱗氏所爲也。悲  
其意之所刻。後世可畏焉。知來者且夫天下豈不人  
人以爲握。隨珠抱荆玉哉。吾既竭吾才。人亦竭其力。  
步亦步。驟亦驟。又奚望人之瞠若乎。吾後邪。必也欲  
使人鑽堅仰高。卒以爲從之末由也已。而後嫌乎。則  
拔天下之萃。極古今之高。盡之吾世。始可以少酬其  
志矣。則人其謂士也。驕彼人是哉。有所不辭也。悲夫。  
吾之拔天下之萃。極古今之高。而人猶疑之。百鈞之

重。一羽之力。與一旦以彼不用之力。疑此難舉之能。  
于鱗氏所爲。果不可讀也。夫學者不患古人不可及。  
患不窮其之力。今且嘗試使人誦易入之言。謂目無  
全牛。其或有不誦。怵然若至於族。視爲之若向所易。  
顧我獨何心哉。猶復自強。以至彼難於此。猶復益強。  
之不已。以至其極。攻之三年。向所難。亦獨何心哉。紀  
昌之射。當其承牽挺之時。突然棘皆豈不難焉哉。以  
鼇懸虱。亦已至焉。至其視如丘山。莫不可視者。則焉。  
知今之所難。非他日所易也。鱗氏所爲。果可讀。



古師有重刻滄溟佳者于士新句而拔之余攻于  
氏所為至今十九年則稍稍知其非不可句而已矣  
鑽堅仰高以為不可企及自若也士新少余十數年  
即以至於此乎雖才之有厚薄亦由學窮其之力他  
日貫虱何所不為士新既句而行之世必且曰于鱗  
氏所為果可讀也然亦拔天下之萃極古今之高一  
旦以其不用之力謬謂吾讀于鱗氏所為則于鱗氏  
所為果不可讀也若夫樊紹述必出於己是乃無異  
於擊音也退之謂之天得質其不相襲獨何哉宋景

文之鈎棘淺之其為新奇也則亦皆于鱗氏所醜也  
余悲世俗疑其不可讀猥以于鱗氏所為令與樊宋  
同類而議之也于鱗之詩人獨見之亮亮之風風若  
可嗣響然唯其高矣深矣亦獨其意之所刻孰知其  
幾則詩亦難言哉

贈田俊卿序

初余過子和酒酣談天下倣儻之士子和因顧家人  
曰使田氏之子出見客俊卿者曰氏時未冠以姻戚  
屢遊子和所乃出見之既已豪士也是時俊



所告少年多疾俊卿為學今レ及レ例目屢耳無  
至也俊卿素剛亦惡其頑冥然性堅忍乃能自摧為  
柔日獨奮即事兼數人徧之少年不得毀之中夜人  
寢乃獨閉室剪燭兀兀讀書達旦又陰往來質問於  
子和レ不使少年知蓋子和為余道其勤焉云而學日  
進自余之見俊卿後一再稍稍試問其所讀莫非諸  
博士家窮年所專攻者眾中或見故事尤僻人難考  
究則退而目熒熒搜索羣籍雖昏夜弗得弗措也適  
謬書及指他文麁惡若夜覓虱思自省或有之若

拙于市以故學日進若草木迎陽而火之然水之趨  
雲夢越公名於好學愛士且多奇書俊卿乃踵門曰  
願得事而受一舍比徒隸之數越公見而說之輒客  
於門下厚遇之時公父平菴先生尚在年八十愛奇  
士稱有古賢之風則見俊卿大異之先生病俊卿侍  
不交睫三月先生將卒顧越公屬之云云蓋欲奇此  
俊卿也越公益厚遇之日夜望其成立若己之為即  
公家所藏書亦得縱資之而學日益進令見物先生  
先生以汗血馬命之相其魄レ受庸人之羈絆



余曾子和及二三子于越公之氏率無虛月亦皆  
文會也妙思六經討論百氏諸子或不能言而俊卿  
下上其間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初俊卿未屬文也  
人無知其所為及所屬始出諷詭可觀一座盡驚俊  
卿退而語人曰我亦人也我豈介人之所為而為者  
乎哉諸子碌碌亦因人成事者耳諸子於是乃以為  
不及也凡俊卿所為昔者所無他日遇之則成然既  
有焉未嘗不日引月長使人刮目亦其剛而堅忍精  
力過絕人即載其豪邁之氣行也可謂倣儻非常矣

今年大垣侯設廩招俊卿俊卿將假之濃推此志也  
雖雖處囊中可也先是俊卿為越公制家政董逋逃  
由質要計邑入定有亾多類馮驩事孰謂儒者迂腐  
不可令與事情哉

### 單騎要略序

是編也村井生於其所見支流之末耳矣然據此俯  
瞰夫世所為虛為盈託詭秘若有室家之美者未遑  
閱其門牆問何以不秘焉則曰之瑣瑣物奚足藏之  
帳中亦唯小子所奪其不佞吉學兵二十年内



辨

甲越諸家外至孫吳者流得受其所爲業也亦各道其所爲業莫不思以易天下今而思之亦術之不擇哉假令多益辨能左右百萬之衆其本也既以爲凶器之雄霸蓋古人小其道顧不有先王之武乎然吾乃所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願因子質之余未嘗不喟然嘆其所見之大夫先王之寓武於政固居太半三代之籍可知若乃聰明神武聖人以時動則止論已至夫禮樂之所施制度文章之所設莫有不寓焉夫蒐狩非禮乎其鳥獸之肉登於俎皮革毛羽登

於器雖曰宗廟之事如會同君所宜舉然天子諸侯之尊何以春秋戎衣曜吾軍士從夫儻儻俟俟以勞乎示有所自講也朝祭饗燕非大禮乎擇士非觀德乎而必也以射示男子之所有事也問天子之邦則曰萬乘問諸侯若大夫則曰千乘百乘不有封疆之制名乎示軍賦所重也干戚之於樂旌旗車服之於文莫非寓其事者是以古之人納於軌物講習爲常當其有事也出而帥焉者非君自動則卿也不則大夫也列於行陳者非士則農也若有若後世文士



言揖讓也。至丁白面，無干城之具者也。哉亦唯聖  
人有以見天下之蹟，而藏諸其用，是乃先王之道也。  
子之所見，其諸謂是乎？村井生曰：然。願叙此語以明  
吾志。余乃先驗小物，推而大之，以道其所見為是，故  
也。

滄溟尺牘序

折簡，古人有之，而於書具體而微耳。凡有事必書，疏  
以陳之，長版大章以代懸，河之雄則莫不皆為藻績。  
黼黻飾其匠心，若乃投以桃報以李，且削十牘，暮發

十函，若日縣石之一，尚且厭堆積，固無意於致之遠。  
備一不朽之具，是故晉帖已下，偶爾所存，亦唯以人  
以筆，雖其言之雅馴，稱草草不遑，而未之收藝苑也。  
明人始多用巧於此，作者維競，片玉必取，諸崑岡一  
枝必取，諸桂林斯可稱創體矣。創體則滄溟其選也。  
夫敬於幣之未將，寓其實於赫疏之間，非辭命以為  
潤色，何以嚴如端章甫。見大賓，蓋取諸左氏親交不  
薄言期，斷金蔚矣。其六槩略其人，則鄴中之八斗，或  
助之才，蓋取諸曹劉，已其德，可必繁音小言，磨磨



若有若也則一王之世墨是存迹足以效其真率正始之旨莫逆於彼此雋永於短詞俾人一唱而三嘆則二劉之富清言亦可以假之尺一之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滄溟氏作牘其有所取乎他未易論云滄溟尺牘有舊刊田子舒得而喜之乃考訂而重鐫之徵序於余余既序滄溟集然京刊未行且此舉也子舒亦獨為為尺牘者故余又序以道尺牘之小猶尚有所視古爾

草菴集難注序

余少與櫻生暱生時已好讀書雖與少年居時時顧為余言志日益暱至於相謂曰他日無相忘在醜夷即少年從旁稍窺其相得也亦謂少年常游耳生為久溫雅悅和歌博士家言而學焉遂大好之蓋其素志云後數歲索居不得常常而見之然時見則止論各言爾志即酒酣耳熱相呼嗚嗚顧思少年之日日月不居忽如隙駒益知致遠之難也懼然胥命方生在篠箬余適移居就其比隣復與生歡一年所不問旦暮暱踰往昔而觀工所好益驚矣止何余遷城南



生亦適甲適和遂至。今寥寥十年矣。于嗟閣兮。書問亦不得屢。或一得。則猶見其面。近得生書。曰。此間有一僮父。作草菴集解。不佞不欲以堅白鳴。抑於吾所好。亦技養旁觀。乃暇日。適發若而遂成一書。有梓人請焉。以舊要。故不有言也。願得子之一言。余追想往昔。今且三十年。邪當時少年。有一存者乎。其徵之也。知生志者。舍吾誰歟。亦唯彼此。今老矣。且各眇天末。特相知於心耳。久要不怠平生之言。靜言思之。乃爲生三致其意。何辭焉。况且生所好老益篤。則其愈

信州寶壽大梅禪師五十壽序

精以計敵。三鼓之後。可知惟余寡聞於和歌。未學也。不能爲生。秉前茅而進。則此獨所不盡也。

今夫尚論人於千里之外。豈易言哉。雖然。四十五而無聞焉。則無有聞乎爾。即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爲矣。而無以爲之。蓋有之矣。我未見其實也。未由而已。其唯德之不孤。人將居其邦也。必友其仁。必事其賢。乃教育是樂。吾無隱乎爾。則亦可宗也。遂爾從屬。彌衆退而足。以發六道。然後散而之四方者。幾千



人矣其徒誦義無窮其人可知也先是十數年得  
信人鳳泉師而驩又得今增林吞空師觀其所由蓋  
已衰然異乎諸子者之撰乃聞其為梅公徒也則亦  
想見梅公為人也後又得信人獨雄師數年又得大  
淳師誰某若而人有兄弟焉有子孫焉有淑艾而興  
焉凡儼然具衣鉢自信者雖稠人廣坐中亦已其撰  
之異人將無不曰是梅公之徒也今年春梅公甫五  
十有哲了師為公請余不腆之辭以壽其初度了師  
亦其徒而從余游東都云夫梅公方外尊者也即其

徒誦義無窮其子其孫聞之瞻明聞之聶許需役於  
謳施及四方莫不皆稱以其道則固也亦唯余不佞  
所不敢與知也且公住信寶壽十有餘年余未嘗得  
望其顏色而聞其聲咳夫人苟論人於千里之外雖  
有不倍焉者寡矣是豈翅謝其不敏哉雖然余既聞  
公名十數年驩公徒十數人亦皆其撰之異於公為  
愛子弟可知也於公惟肖可知也見其所染當也公  
之仁賢可知也亦唯從屬彌眾副墨洛誦散遊四方  
誦義無窮其道之余不敢與知信哉師之所為其徒



之從也。表之影，呼之響，名之不可得，逃則驩公之徒，聞公於千里之外，使人肅然起敬，亦猶修禮於一堂之上，庶可得而言已。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人之也之德也。心如淵泉，物不疵癘，又且磅礴乎四海之外，然則壽不必待言之，是所以壽公也。

送江文伯序

世之君子稱文達意而已，豈以辭達而已矣乎？辭辭命也，無遷令，無勸成，亦唯辭之不可以已也。何以哉？古曰：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記曰：文以君子之辭，文之

衣

所以為文亦如是夫。必質而已，然後可。則先王之制度不必明備，百官之富不必威儀，宗廟宮室之美不必標株構榼，不必丹采藻刻，而犧尊俎豆鏤之以剖副，雜之以青黃龍蛇虎豹，繆紵焜昱，不必曲成文章，充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紘紘紜，不必昭其度也。藻率鞞鞞，鞶厲游纓，不必昭其數也。而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必登於器也。凡所以辨同異，序尊卑，本於天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者，不必為然後可。則屈伸俯仰，不如是節，升降周旋，不如是規，獻酬



醕酢不如是嚴送往迎來不如是勞而鐘鼓管磬簋  
簠彝鼎之器不如是繁而何古人不憚煩也夫脩禮  
以耕之播樂以安之古之君子爲嘉穀於禮樂之田  
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則其養也有美而文而  
誠若其發於言也不煥乎其有章哉夫禮樂皆得謂  
之有德有德必有言得之禮樂之旨故辭約而旨微  
得之禮樂之觀故言文而觀美亦不唯其志之爲固  
將行遠夫惟行遠是以立言不朽不爾徑情直行寧  
野而固非不古是出不亦簡哉如其禮樂之謂何後

之從事斯道亦必翱翔乎六統之圃而稱好古君子  
即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不脩則言不文言不文則  
觀不美辭不約則旨不微旨不微則野而固也今也  
毀而冠裂而裳袒裼裸體視夫禮樂如附贅縣疣然  
後稱我知言可矣乎非所聞也肥前人江文伯東遊  
問業於余才敏好文能言其意以親疾歸養臨其行  
贈言以使其益脩其辭

西臺滕公壽序

西臺泰公入參政事之六年甫四十也初公以列侯



奉朝言已列侯不貴倨即肥甘采色驅逐聲音何  
求而不得乃必乘人而鬪其捷人將日熒之色乎之  
無所違以供之因以容與其心奚不可哉唯公則說  
禮樂敦詩書也固不欲以其富貴驕士即天縱之多  
能無一所挾則於徂來先生師之矣於滕東壁諸子  
友之矣遂及余輩未嘗不好善而忘勢余輩亦有公  
之勢則不與之友矣故公之耽學即自諛聞日以動  
衆金玉其相追琢其章猶且親師樂友篤信其道恬  
然如一儒士而若將終身焉公嘗謂余曰天下有道

則見君子在世何嘗不欲當其世而利澤施人者乎  
寡人雖叢爾尚藉先世之基業而受國家之渥恩  
乃得節春秋而奉述職之典寡人豈猶不欲效此身  
於萬一之報者乎顧亦有命矣故今且密爾自娛於  
斯文斯文既樂矣哉則幸由此一有不朽豈猶不愈  
齊景千駟民無稱焉乎唯是日回月周歲不我與苟  
志學也任重而道遠尺璧寸陰汲汲乎唯恐不及寡  
人而後知人欲壽考哉蓋公方富於年而其志也欲  
深造乃愛惜歲月也余輩故且榮吾黨有公則



歲時ハレ之曰必伸長久斯文余所及知者如此久之公帥番軍尋乃謝病ハレ幾起領祠曹兼聽郡國之事天下稍稍想見其風聲數月果遷今職今職固重且大則上佐六典下主百僚政莫弗與事莫弗聽諸有司所承事于公者乃出朝則之朝焉退邸則之邸焉下令受成坤益相仍其所以夙夜者蓋竭日窮年賢勞亦劇矣然後六年於此朝野翕然無不稱公之治務者也人且從旁謂公之好學昔嘗優游卒歲今安可得哉是乃以私視公者也今而百僚諸有司所

承事于公者則曰何以令我公久守位也亦職有利哉其有緇衣之愛則曰公亦勞乎而公尚富於年無憂其壽考何以令我公穆穆在乃位而得見其功業之盛哉則公公于天下無不皆祝之曰必使久位者也是乃公道行之時也公報ハレ國家之素志也然則公今之所夙夜亦猶昔之所愛惜而公志可知也則吾黨之士固當歡欣公之道行於天下也曷可得私公哉且夫士之為學居則曰不吾知也然今ハレ國家依封ハレ制上下分定則何以哉即有讀書懷獨行



南郭先生文集二編卷之六  
君子之如季次伯憲亦以經術緣飾一吏事猶且  
不得則隱居放言死而已不則上說下教強聒不舍  
迂大而閤辯文具難施終無益於國也唯公則自諛  
聞動衆以至化民成俗終始典于學大雅整身施及  
黎庶矣業已示天下有能爲也雖然君子學則愛人  
公而不學焉能如此則吾黨亦與有榮哉今年六月  
公之覽揆二三子與喬等作文奉壽猶尚以私也公  
之治務天下無不稱者則天下豈猶不祝公之綏履  
者乎

南郭先生文集二編卷之六

南郭先生文集二編卷之七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東都 源君嶽 輯校

序

五七絕句解序

夫詩之道汎兮其可左右比興相移情文惟微言之  
者寓意匠於妙用聞之者合心契於象外必也吾逢  
其原然後可以說詩也李滄溟曰不言而信是委喻  
於同心三耳不及三尚則屏息辟之耳既竭吾才窮



口之方不待之與其以不吾知者嘗吾技則豈不得  
 已既不欲強聒於不知者而信之而知者蓋鮮矣則  
 詩其不可傳邪必曰詩之有解使先知覺後知庶可  
 以傳焉然有說今夫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其  
 義之索亦惟欲依多言以觀其妙乎愈多愈惑心勞  
 日拙雖多奚以為即逆其志鑿空窺之不知其高山  
 流水所致於不言之符吾志不至詩亦不至終乎牆  
 面已然已謂予先覺傲然稱解頤則遂使塗說者吠  
 聲傳聲而後止矣諸謬說古今詩不其然乎末敗蓋

解之罪也既不欲使不知者聞之豈復欲使不知者  
 傳之邪夫當其世親見其容貌行事而言論猶將其  
 心術之微所以相感者朱絃遺音俗耳是衰况乎其  
 人與骨皆已朽矣吾何以得之其言乃若嗟嘆永歌  
 乎一堂之上見稱同心乎徂來先生為詩也夢寐於  
 李王有年矣纂脩其業以立之則擬議其由以視之  
 化乃嘗竭才窮力同其心術之所至即朱絃之遺遂  
 為知音於身後則擊節之餘發其所已知一二緒言  
 以覺後知然則此解也惟夫其身有之乃若嗟嘆永



歌乎一堂之上相稱同心不當其世親見其容貌  
行事而言論也滄溟所謂立乎百世之上使百世之  
下聞風而興起者先生其且莫遇之乎死者如可作  
也豈不謂比肩而至也邪何患乎其詩不可傳也若  
是而後可以有解也李王詩有解乃從此始即後知  
者有依焉有依焉而後得與聞其志解之不可以已  
也所惡於解者亦爲其不能而言之不知而傳之也  
依解而知不以三隅反之亦不可行也

唐詩品彙序

品彙也者定詩之品而彙之詩品豈易論哉唐三百  
年有初盛中晚人皆知之矣始有於初富有於盛變  
於中衰於晚苟能知其正變之所由而曰某在斯某  
在斯歷歷品隲數百家乃定其位使人可法可象難  
矣非知之難能之難也唐詩之有月旦舊矣無特操  
者奚取焉不則各阿其所好且聲音之道至其精微  
其猶聽樂師曠謂不和師涓謂已和即曠之聰經父  
而後定矣則發言盈庭不得于道以其無公是也即  
有之滄水嚴氏稱爲明者亦經父而至於高廷禮



氏定矣詩品豈易論哉乃立寓品依品第人廷禮  
 氏之功是為最也然後令視之制以知正變之所由  
 亦惟品隲之鑒乃繫其詩以見其功已有妍有蚩令  
 人擇焉豈盡牆施也哉則編輯者蓋其次也非選也  
 所以不厭多也而昧者不知率爾徒喜其繁富而已  
 則廷禮氏之志荒矣然亦其輕躁不便於詩政之頗  
 嚴俄而有此編珠玉金帛如秦之府亦皆爭走縱其  
 所取不遑趣舍又且有自用者乃扇動以自我作唐  
 之說而志微則必溺於噍殺之音日自就卑遂至不

而又不適其便焉

莊子原其意都室者用於寢廟又適其  
 便焉 注便謂屏息也屏則以便禮  
 大字與偃字注亦其意又則也字下

哉

通 下 者 者 得 適 用 多



氏定矣詩品豈易論哉乃立寓品依品第人廷禮

之力也

亦惟也

人擇也

所以也

且有也

所取也

之說也

而志也

必溺也

於噍也

殺之也

音日也

自就也

卑遂也

至不也

頗已也

也

今

由

頗

已

也

今

由

頗

已

也

唐  
所取不違趣舍又且有自用者乃扇動以自我作唐  
之說而志微則必溺於噍殺之音日自就卑遂至不  
頗已也今由

振詩政於是墮哉故本立則不傾詩之尚正也旁通  
則不隘詩之窮變也且有正變趣操觀矣品有上下  
差數觀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孰不儀刑其優焉者  
哉所尚可知也廷禮氏之志蓋亦如此夫既據正者  
而立焉而後亦彼變者相為其用乃正者益裕矣得  
其門牆而入焉則坐觀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而又適  
其偃焉不害其為用則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  
乎而所用容足耳用之假不用矣則又奚患其多  
哉

二編



倚蘭臺集序

昔者吾友滕東壁為喬稱倚蘭。疾好學不倦，雖居疾伯榮觀之間，燕處超然，有樂於斯矣。上終，疾延徂來先生，則喬亦同。同盟諸子從遊，其郎遊則雜坐，夕席杯酒相勸，簡牘相命，酒酣歡洽，奮袖相謂曰：有是哉！經世大業之事，立言不朽之志，非苟而已也。夫人網人紀彛倫，攸敘暨天地之博，厚高明日月之縣，象風雲霜露鳥獸草木山嶽江海之區，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紛乎多哉！况乎上下而數千百年，縱橫環海，巨

億萬里，以至無垠，其唯視彼猶此，視古猶今者，學而  
言之而行遠者，文乎？蓋亦嘆古之不同時，感今之不  
可常也。即疾貴而好學，三墳為金玉，五典為鐘鼓樂，  
此不倦，燕好飲食衎衎如也。凡喬所及見，莫不若聞  
之東壁，蓋數年而疾就朝職，無遑復追前宴。時東壁  
已卒，餘子亦稍稍離散，斯遊且廢。已而疾告病不朝，  
彌年解職，其間客無敢至，能至者獨所親交二三子  
而已。喬亦在數中，往請則疾閉門，蕭然燕居，亦獨讀  
書不休。顧謂喬曰：噫！彼一時也，日月逝矣，事隨而異。



雖然爲學由己而由人乎哉。所謂立言不朽樂在其中曷嘗自棄如土也哉。喬愈益與知侯志也。遂乃數數乎往則亦相對終日。簡牘之外無它雜事。侯亦愈益披腹心示情。素稍稍以此爲可樂焉。侯復起於祠官。尋遷今職。今職也。副貳執政。內參坐論之議。外則領諸曹事。蓋大府而劇職云。侯固以在公之務且空。避請屬。即開閣見延。亦皆承式服采之客。而侯日坐聽政而已。餘一切不敢通謁焉。而徂來先生亦卒。諸子愈益廖落矣。獨喬猶尚以舊盟之餘。時時

得候。其退食之間。有間則亦必及簡牘。必且歡然道故道。故則未嘗不嘆。昔遊之難追。憾逝者之不返也。惟侯方庶績咸熙之時。固當夙夜克念。寅亮百揆。及厥他。而凡喬所及見侯之好學。積年異事。而後益知有樂於斯矣。即是集也。侯臺侍史所隨而錄者。備失也。喬偶取而閱之。乃卒業之間。昔者邈焉所及見者。恍乎若在心目。則長逝者亦既宛乎若作乎九原。左提右攜。歡語一堂。即侯之所經歷游覽。若親從其行。駕青虬。驂白螭。仙仙乎。山嶽江海所有草



木鳥獸風雲萬物之象於是喟然而起屬之侍史相語曰夫古之立言不朽者亦猶是乎今夫嘗試令人名列十數年之故雖通乎有志之乎即志有能載其容若親見乎時乎難常境乎易移况乎上下而數千百年縱橫環海巨億萬里有能志之視古猶今視彼猶此者乎有是哉文唯其有之是以樂之夫既視古猶今乎安在其古之不同時也視古猶今矣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乎安在其今之不可常也惟侯以道輔翼世主功名必著於春秋斯乃固然然文雅有餘

相因以行遠且居移氣養移體何斯文之優游不迫然則是集也侯之所樂具有焉謂之侯志乃德通侍史使刻於侯藏焉樂府古今詩雜文備矣亦因史所錄不為采擇不為養次侯臺稱猗蘭以為集名今年壬子侯自西臺移封神戶所錄初稿至移封之前神戶以往輒復將有所錄則次自二編有跋之無窮

雲夢越公五十壽序

器厚則不毀酒厚則不變白璧之厚其價相倍唯厚德者能受多福觀於雲夢越公為家上自高曾既已



以方術精良爵祿膺仕寵於朝班蓋當天下創業之始興運日新之時乃與國家培殖其德以貽子孫而世不隕其美以至於今則世家可紀也余尚及見公父平菴先生近侍

憲廟眷遇優渥累增采地以食大邑其他所賜前後不貲如是者蓋數十年而稱考終命且平菴先生享年八十有五有叔父白雲君養於其家亦享年八十有三他至門客義故家多耆頤人以為仙窟至乃公之子姓則伯叔如貫方已成童英發雙育學習並進

問禮問詩之不遑趨庭之間歡如凡此數者即有其一人所大願而不可幾得也則公之得於天者全矣然此且自公之先基於其身世積其德以至於今公乃膺其餘慶固其所也則公躬行之厚不與焉唯是公為人也謹厚純懿冲而不盈出門則如見大賓燕居則愷悌和樂雖對家人未嘗厲其聲色耽學篤專顧它嗜好如忘恆乃汲汲乎寸陰是惜片藉是貪以故自六藝諸書至于外家之語一伎所傳涉覽殆遍而且煥乎發之著作不愧古人然猶尚謙讓如虛苟



其會於業也私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先輩之由終始純厚其儀不忒蓋天性也揚子云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視察其德莫若相在爾室余與公爲友幾二十年每至其家則諸子相提挈促坐齋室即非誦書必且命酒談笑率意公亦禮節不設賓主兩忘歡然相語於是余知公之爲人至孰矣公既承先業復重之以其厚夫德福之基也蓋厚壙而有基焉其爲德也深矣其置本也固矣靖共正直神之式穀公之遐福可知也今年乙卯公甫五十矣乃歲三月初度

之辰相與作文爲壽但每頌人德溢美爲累而於公之天性之純言此可以無慙矣則亦公之得於天者全矣

樵漁餘適序

十年以來客自京畿來莫不咸稱富春山人爲隱君子狀然亦無能得而名焉余時時問其徒曰久不聞問子之夫子之爲何若矣其徒曰吾夫子殆難相也吾夫子寓攝之池田於今十年所蓋竊聞之其學足以究天人之際而被褐懷玉隱操不渝即教授蟻慕



焉者亦不得已然後應之而已未嘗欲以儒爲任有  
問詩者則曰不有李杜高岑者乎小子何莫學夫唐  
詩至其自作不必規規守唐况宋與元明無一固執  
酒酣興熟則作文食頃千餘言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或乃使人筆從旁口授如吐而成亦未始拘以體之  
今古皆自適以足而已吾夫子胸藏韜鈴間又游目  
於佛老之籍而固無意乎修其爲道散髮野服起卧  
猶有一劍耳吾夫子既已非儒非墨說劍非俠說禪  
非僧爲波流乎爲弟靡乎吾夫子則殆難相也余笑

曰其然其然此山人已山人豈可以皮相乎近又有  
刊其文題曰樵漁餘適此雖未盡山人亦其蟻慕之  
徒乃謀集而傳焉使余有言顧余與山人相隔千里  
不相見二紀然想見其狀恍如目擊一堂嗟乎昔者  
一二與山人相知今皆沒矣誰居有概乎山人者固  
亦余所不可辭也乃綴此言而授其徒且語曰言之  
不文吾猶人也必也子歸視之山人或有拍然而抃  
嗑然而笑乎庶可以列衆序之後

高蘭子序



余讀古諸子書未嘗不喟然歎也曰古之立言載道曷嘗不施之行事哉自如孔氏七十子之徒雖曰管晏於霸孟荀於儒亦皆其人負命世之才抱有爲之器遠觀法言近察時勢如有所言者必有所試矣至夫老子唱道家言莊周列禦寇因載怪迂之談墨翟禽滑釐節用而大黻及孫吳之兵陣商鞅申韓之名法雖其人之瞻智哉其始也少濫耳則其終必至逕庭無所用之不則苛察少恩愈切愈刻亦皆隨時抑揚譁衆取寵然百家之學各有所長當其時言禮樂

者溺其職矣於是惟到田駢宋研公孫龍鄒衍李悝尸子吁子雜家從橫之徒紛紛復起然後鉤有鬚卵有毛無不可言其極也至謂處士橫議而一掃乃玉石俱焚則祇足以爲衰世煽災蓋亦未造之變也後代藝文益博操觚之士動乃數十萬言然大抵率惟智自售或務高空論古先之遺視爲文具豈以郡縣異制禮度多違歟可以言可以無言要其歸亦如捉影耳吾國家建國分治太平之治百有餘年天下睥睨然待禮樂之成久矣乃神戶侯以列侯入參大



政於茲一紀昌言俞嘒之餘退乃有所論著焉夫君  
 子好古非惟以其典雅可觀而已矣蓋亦在於施用  
 焉傳曰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  
 悖者有旨哉有旨哉俟百世而不惑視諸今可觀也  
 亦猶挹水於河而求火於燧也則君子學古豈徒哉  
 夫侯亦行古之道也是書也文辭簡遠直己並軌於  
 秦以前董劉而下則無及焉乃侯篤於古可謂躬與  
 之化矣侯家舍人梓而藏焉侯名忠統字大乾猗蘭  
 為號所以命書也

記

麻谷記

麻谷者麻布也谷中僧了善自號曰麻谷道人道人  
 奇人也寺曰西福道人乃側倚佛閣壘木作樓自題  
 曰蓮華不斲不剪望之寄如一鳥窠道人時時獨上  
 嘯咏人莫測其意問之則曰吾適我人安見吾所見  
 若夫所觀則鷺林銀臺鬱蒼相屬過此以往驪山也  
 右平原前溝渠貴遊之園浮圖之觀往往基置其他  
 市鄠雜處是已蓋郭外西南南限銀臺東隣三田西



盡四分谷之境北則有赤阪而近郭其中周迴數里  
寔為麻布亦皆邑屋鱗次溢郭旁流無特異者即所  
觀都人士日祈驪山路之所經兒女能言之目熟耳  
稔不足為奇則道人所見在彼不在此也或曰麻谷  
者麻布也一邑而已道人何以得獨縱其名耶然以  
余觀之道人作文奇拔倜儻不為流俗人之言亦  
其為人夫境由人勝情由道奇奇也者無耦之謂也  
他日使人延頸舉踵曰麻谷有一奇人而纍纍乎趨  
之乎則人將為道人之為有諸蓋有之吾未見也

因其所奇而奇之則萬物莫不奇矣此記也亦獨  
道人之奇是乃麻谷之奇哉

張大夫津田君家樓記

始張朝玄洲木蘭阜從物先生驩吾黨十數年矣則  
為其大夫津田君屢言吾黨津田君好學乃悅二子  
之言顧有意於吾黨君蓋以職事間歲而東也丙午  
歲介二子一見物先生戊申復東則會物先生已沒  
君遂以干旄來顧余於草廬交既定矣余亦時時訪  
君館舍稍知其為人貴而能降宣而好學且所求天



下書籍而已。他所翫好亦皆古器物書畫。莫非助雅觀。雖官事鞅掌。苟有餘暇。則欣然相忘乎其中。尚矣哉。君子人之好也。今茲已酉。君還張。尋乃遺余書曰。乃者築一樓。宅之後圃。亦游息之所也。非敢可記。抑人亦有言。不言誰知其志。苟可言也。亦唯子之辭以文之。是求子無乃亦曰。若不見何乎。雖然。吾聞之。曰。君第於國城門內。後為園。則距堂皇三十步。其殖則松柏梧桐。槐柳橙橘。香綠玉蘭。辛夷臘梅。楓木。

石榴數十株最多。因名曰石榴園。云新樓居中。其遠眺也。則東有猿投三之山也。西有多度勢之山也。有伊吹江之山也。北有惠那濃之山也。又有御嶽駙嶽信之山也。亦皆以雲物互來其間。其概如此。君書又曰。余樓也。一几一架。架所有漢魏詩賦。唐人近體。是已。几所有研一博山一古書畫數軸。是已。若乃官暇。率謝俗客。登樓吟嘯。四面之山。亦若有所助。所友朝生木生。是已。即以文會也。所事亦唯相對讀書。相屬酌酒。少倦焉。則杖藜散行。自掃白灌。樂哉。吾亦不知。



身在鞅掌中，余惟君爲大夫數世之主也，貴而富固其所也，而且一樓陋也安。其壯觀，即有高山人皆仰止，君安得獨有之？則不知大夫將何以能樂靜言思之。吾過矣，吾過矣。君之所獨，蓋非此之謂也。夫世豈不以富貴爲樂哉？然且溫淳肥醲腐其腸，蛾眉曼睩伐其性，支體惰窳精神越渫，既已病與，慾之不已，雖有臺池園囿不樂也。貧賤可以樂乎？困辱泥塗，賃於野，侵晨昏而弗息，筋力竭矣，猶且不忘在溝壑，或身遊山谷之遠，與鹿豕居乎，即亦刻意繕其自

遺世無悶，然已大鄙矣。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楚然之音無聞也。每一念昆弟親戚之聲歎，苟非戰勝者，蕭然能無魏闕之心乎？雖有山澤魚鳥，心不在焉，則不樂也。君子何樂也？君子所居而安者，所樂而玩者，可以獨樂，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唯學焉。貧賤富貴不與焉，推而大之，至於無垠。今以上至黃帝，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自中國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於外人，所不能睹，稱廣大悉備，兼二才而觀之者，其唯學焉。高門大屋，綺縠梁



肉、名山川之勝、鳥獸物色之奇、不與焉。君既貴而能降、富而好學、儻亦有斯意。夫學、死也。大夫有事、固將不落。即委蛇之暇、亦以享其樂。則夫一樓亦吾樂也。不必崇基飛軒、一几一架亦吾樂也。不必玉案綺閣、唯其觀於學、觀固亦大也。况乎有四山、暢其逸、有園、殖齊其勞、有二生以輔其仁、是蓋君所獨樓所設也。可不謂樂矣哉。余既知君於學、故不敢以不見為辭焉。冥思之至、亦可以作記。

莊氏園記

豐曰：杵人莊子謙有園在其國郊，乃自圖狀示。曰：吾先人老而終焉也。於斯傳至，不肖不肖得優游亦於斯。不肖豈復一日忘愉然如聞乎其聲咳於此乎哉。屬之記也。子謙少學西都，還後比年給事，其君述職而東，則從余遊。好學俊於詩文，故亦能狀其難狀者。按園距國城五里，子謙休沐常來優游，有亭亦因名焉。亭之東石崖高數丈，徑自園南三十餘步，北而稍折，又二十步，漠然壁。蓋南山火勢所走，遷迤園之東為丘，其所窮即崖於此也。石額小樹雜生，薜



羅垂面面平如削可以鐫字是其天錫之奇不可幾而得而為子謙有焉子謙一請記亦欲鐫之其石也余惟是園也南倚五壑之蒼鬱乎北有白山白木副焉其間嫩碧之流為大江吐欲潮汐羽衣之山仙人所棲其他寺觀里社林麓田野動物植物之所繁以至園內之制戶牖之開闔遠者數十里近者咫尺如之以陰晴風雲霜露雨雪之物日夜相代乎前俾永其優游則亦皆可記者備矣雖然子謙俊於詩文固已狀其難狀者猶且觸興隨感日自為之唯其有

不待他求且夫百聞不如一見即馳神運思固亦在想之難存安能十一於千百哉余無言而已唯是先人所愛心志嗜欲所存必將髣髴乎其山川之間而春秋雨露之變子謙履之必有悽愴怵惕目不忘其色耳不絕其聲者則子謙所愛而慕焉也不唯其優游可知也先人既以庇族之餘優游於此遂以詒厥子謙子謙亦世而不墜必將傳之其子孫永錫爾類亦唯其君與親之所錮無窮也矣有天錫之奇即石亦一無窮也何有於其不朽是可以記遂為之記



記於其石

銘

功力氏鏡銘 并序

昔者

神祖狩參田原、麾下有力介七、奮擊猛獸、驍勇特異。

神祖即野、賜介七圓鏡、賞其武也。鏡徑二寸餘、背鑄繞屈二葵葉、葵葉者、服御章蓋御物也。按譜、功力氏甲人武田氏、歸順、賜采地、朱璽、藏在其家。

狩麾下、蓋亦其時也。後

賜甲名族若干家於井伊

侯、介七亦在其中。遂世仕井伊侯、子長重、大阪之從、井伊侯有功、孫某曾孫某、嗣至玄孫、今君章也。君章字子舍、好文學、從余遊、乞余銘其鏡、恭惟

神祖過亂創業、蓋有志於得猛士、守四方、即賞其武、每如不及、至今赴赴干城、國家者、不之其人、亦其貽厥之一云。古者重器物、大於金玉、則鐘鼎之屬、無論、即至以鑿鑑、賞勤王之功、可以見已。况吾邦上古、以鏡為神明之象、如在不帝、則功力氏、賜殊異、它



器足以鎮其家焉作銘曰  
 維功力氏之先其力如虎與茲器有光庶亦備禦侮  
 哉子孫不懈于城公侯茲器自視加以文明之休見  
 爾前慮爾後武王之猷也

古槍銘

并序為松平傳二郎君

松平傳二郎君其先三河之族當國家創業之時  
 子孫相繼數著武功遂紀世家閱東都事詳林祭  
 酒所譜君有古槍亦其先所為隨身攻戰時莫敢禦  
 至于以槍冠其名今傳藏焉云夫有事不忘必銘

以識焉况乎斯器有關於功美徵其家聲可不稱述  
 哉平安服元喬因其請作銘曰

有槍維銳偶戈儷矛誰其執之為王前驅在昔神聖  
 于征四方矯矯虎臣爪牙斯張爰賈餘勇靡出弗克  
 黑稍授號栗磾為則休哉承平迺家迺固迺傳斯器  
 與土之脈

贊

諸葛武侯畫贊

卧為龍奮為虎艱哉功業俾豎子據中土沔陽石兮



渭南壘足以見吾不粗成敗利鈍非臣所逆觀

祥夢圖贊為壺氏婦

如嶽不騫如日之升如松之茂無不或承天保維協  
爾夢之徵室家孔固子孫繩繩

張子房受書贊

以道佐人主動而愈出功成不居老聃之術石邪松  
邪成孺子者龍邪

說

湯生字之祥說

禎祥者麟鳳龜龍雲露草木之奇乎又何必焉詩云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是為大也今天下諸侯之國士  
之子恆為士羣萃州處與就間燕父兄之教不肅而  
成子弟之勤不勞而能雖然玉不琢不成器人其不  
學何以見其為鱗為翼翱翔乎其間亦唯天不愛其  
道地不秘其才然後琬琢以成其器而濟濟可言也  
備前人湯氏之子名元禎悅吾黨之學千里問業於  
余既冠請作說字之余曰美哉唯學可以滋可以大  
可以成子之好學鱗翼將生君子自成亦以成人有



秩者鱗有斐者翼亦皆翱翔乎其間以大成大國濟濟之美是所望於子也請字曰之祥

南郭先生文集二編卷之七



